



屏溪先生集十

書

卷三十一

~ 16
2419
10



2419
30-10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目錄

書

答金景畱 漢房○一

答尹仲沃 裕鼎○一

答李襄仲 思贊○一

答趙汝五 德常○三

答郭性八 鎮經○一

答李原明 哲儒○一

答崔士仰 之衡○一

答宋光寶 霖○三



答宋道以 煥世 ○ 三

答尹聖輔 休相 ○ 一

答俞君寶 彦誠 ○ 一

答俞君明 漢詰 ○ 一

答卞子和 至鼎 ○ 二

答鄭士精 存中 ○ 一

答金景運 奎應 ○ 一

答成德求 ○ 一

答金聖久 載恒 ○ 一

答金聖重 載鼎 ○ 一

答宋會一 萬休 ○ 一

答孟養直 至大 ○ 一

答鄭新甫 澤周 ○ 一

答李泰叟 命傑 ○ 一

答慎可象 爾儀 ○ 一

答韓士百 師朝 ○ 三

答李正以 頤炳 ○ 二

答李公輔 匡濟 ○ 二

答俞文欽 奠基 ○ 一

答朴潤叔 璞 ○ 一

答蔡伯心 復休。一

與李子長 東蓋。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書

答金景雷

漢房。辛未

次姪祥柱之子繼亾姪聖柱之後而主宗有題矣
 今月天逝殤兒之名不可仍留於累代有題不得
 己以祥柱姑為代奉先祀去孝字有題以待他日
 更立後之計然則改題之禮將行於何月耶既以
 祥柱代攝而聖柱還為祔位則正龕所奉只為三
 代矣已遷高祖之位依問解遞遷條姜月塘答問
 之禮還奉於第一龕耶



喪家無立喪主之人而葬日題主又不可已故若妻在或弟在或次子在則不得已從長權題此亦禮無所論只是近來士大夫家權行之禮也至於改題主則廟中諸主一時改題其禮尤重且大不立宗孫之前不可權宜代攝而題也宗孫今不幸夭札則諸孫中即擇賢而為後然後可行改題之禮若姑無立後之人則不敢改題以待立宗之日而已祭祀祝文則令姪祥柱以宗子之次子在宗家即以奉祀孫兒某月日天沒祠堂大小祭祀孫祥柱權行代攝之意告祠如前日未定宗孫之日以待立後而改題為宜

來示姑為代奉先祀去孝字有題云云大失禮意不可為也

令姪元輔既夫妻俱沒以兄亾弟及之禮立其弟為宗子則元輔神主固當還為祔主已遷之祧主亦當還奉如問解答說而元輔後嗣必欲依先代遺訓而更立之則其弟不過為一時代攝之人此等莫重大禮何敢擅行乎此兩端不須議之

答尹仲沃

榕冊○壬申

後喪葬前不可行前喪殷奠者其義安在

前喪若已過葬則卒哭而鬼事之禮也殷奠不必不

行且當視前後喪之輕重而酌量之前喪若是父兄或夫喪則殷奠何可以子弟妻之喪廢之也後喪或是家長之喪則於輕喪循例盛設雖似未安全廢之一如祠堂之朔參恐亦不安蓋喪中饋奠異於常時例祀也尊嫂几筵朔望之奠具饌麵果脯不至全廢似得未知如何

啓祖遣三奠設饌之如朝奠冠峯玄文以朝字爲朔字之誤朔月不饋于下室則朔奠之有飯羹禮意明矣啓殯祖奠之兼上食固無不可而遣奠之設於載輦之後者並進飯羹不無處所不僂之意

未知如何尤翁舉食時上食之文使之只行遣奠到食時路店上食則遣奠之無飯羹尤翁已明言矣不設飯羹則非饌如朔奠之義也欲設飯羹則又非尤翁之意也未知適從

祖遣奠若只如朝夕奠饌而已則必將曰因朝奠因夕奠而別稱祖遣云則禮意人情似必加設其奠饌矣然兼上食則禮無所據問解以祖奠與夕上食爲兩項事日晡時先行上食云遣奠則尤翁說如此二奠之不兼上食當依二先生說而行之宜矣啓殯奠後來無塗殯之節故又無啓殯之禮奠亦不須言

亾兄卒哭在廿三而廿四即先妣喪餘之日也既經卒哭一獻洩哀固所不己而但與祔祭同日此爲難優分先後行之則當先何祭耶

卒哭既過則忌日單獻不可廢矣但其先後行事則當視忌祔所祭之兩位尊卑而先後之也未知如何第祔祭節條多端祔訖行忌祀恐致太晏極可商之祔雖爲亾者設實祭於祖也所重在祖不可爲亾者而輕之也亦如何

答李襄仲

思贊○戊寅

莘巷書院隔板之制終涉不安不但奉其先代儒賢

者有所欠敬其所以奉粟翁者亦豈是安優之道哉尤翁之答春翁書載續集者瞻呈覽此則隔板之不可不釐正者可知耳所可恨者向年祠宇改建時何不遵白鹿之規爲雙廟之制也鄙意以爲既知其苟簡則一日蹲仍一日難優必欲亟圖改建也第念執事爲士望之尊且在本州非藉執事之重何以成此茲令本院齋任書奉營建都有司之單仰請焉想執事於此不以尋常院議而不欲參涉也須諭議於諸士友以爲必成之地誠士林之幸也別紙胎呈想執事不待此言必不以雙廟爲不可而似聞鄉中諸議

於此不無參差者所以有別紙之詳說鄙人本意也幸倩傍侍精書數件輪示一鄉諸士友如何雖終有不咸之議此已因慎尤兩先生爲據朱子之意則不可廢而不舉幸執事之諒之也

與趙汝五

德常○丙寅

己卯名賢閔正言事實明府承已詳覽無更可諭而聞其後孫鎮益之言明府以爲今日特恩蓋爲己卯被禍諸人也既不與靜冲諸賢同被其禍則似或不必要與於贈職之列矣不審是否己卯名賢不止指靜冲諸先生被禍若而人也己卯錄中立傳諸人

皆稱名賢其中豈不無小大優劣之可言其操心修行慨然欲致君民於堯舜者則其志無不同而皆可謂靜冲之徒矣誠一代之賢士類也其所謂被禍者亦不必誅竄之謂也如閔公之以賢良科人終被姦小之罷科貶廢田廬以沒其身者是既同編黨籍豈不謂共罹士禍也况公之入對也其論帝王之學義理明詳可見公平日所學之正而至於指陳民隱則丁寧懇惻亦可知憂愛之深矣其發之言語覓於攸爲則在諸賢尤大較著矣愚意錄中鄭順朋金明胤外其立傳者皆可褒贈雖或揀別如閔公亦不可或

漏未知盛意以爲如何仲禮令方在銓貳必與聞是事須書報事實無使先賢正學偉志掩蔽於來世以無歉於 聖朝褒賢之典也

答趙汝五

戊辰

喪中祭禮與常時祭祀類多詳略之不同而顧此扱匙正箸元無槩見此家禮所以不及修正故也退溪雖從寒崗進饌時扱正之說禮無可據備要扱正在侑食下者實從常時祭禮也寧從備要之爲有據矣進饌扱正本非沙溪之說而來示云云何也三虞二祥使執事爲之祔禫主人爲之隨意酌量難免汰哉

之歸禮節謹嚴雖或有疑既無先賢說可據則不宜輕改諒之

以布淡衣代墨衰入廟既有沙溪先生說以此參禮於家廟不須疑而無服輕者則雖不得已將事廟中至於晨謁則三季內恐當廢之念昔先人喪中爲請碣文往拜先師先師使脫方笠曰此勝國陋制無禮可據在道從國俗雖不得不着不但祭祀時見尊長亦不可着仍問喪中入廟服色答以孝巾淡衣爲可後見允翁說亦以孝巾行祀云鄙家曾以此行之雖在喪中有事則不可不告也忌祀雖不備禮既出

主將事亦不可昧然無告然不可全用常時告辭略改措辭可也既行一獻之禮則祭茅自在其中既使服輕者行之云則喪人雖不忍不參哭侑食等節依喪中例使執事爲之似可矣尤翁問答亦有論此者檢看也一獻行禮亦出人情之不能已若因此而欲備三獻則全失古禮居喪廢祀之意恐不可

所後家祠版方奉安於所生家而有所生父母之喪則同宮有喪不得致齋故不祭矣若異宮則成服後使服輕者略行當如栗翁之說矣葬後則無論異宮同宮當備禮行之然所生親喪其服雖降居喪之節

一如親喪所後家祭固不可不備禮行之而服色極難僂凡主祀之人或有故出他則使子弟措辭代行禮也生親喪期內使子弟代行似好玄石論此甚詳可考也但所生親期內黃草笠白布直領澹黑帶等說終難從之祝文措辭來示似當

父妾之無子者不服總然庶母代母幹家嫡孫子女之被其養育者則同爨之總正爲此等設也何可無三月之服退溪稍加日數之說禮無可據何可以私意斟酌進退耶庶孽服制退溪雖言自度處之若是無於禮之服如何自度庶母雖服輕未葬之前同氣

兄弟方纍然而面垢宴遊等事不與之似合人情
當婚者期服未除則古今論禮者無可據之證不可
成婚况祖父母正統之期則其謹嚴又特異於有期
雖有多少難倭委折期季內不可成婚毋少放過宜
矣近來禮防大壞祖父母期季妻喪葬後士夫之間
多行嫁娶不可不慎

答趙汝五

己巳

國舅遞遷云云承悉之矣是事前既詳對更無他議
而第 宗廟與文廟配享及國舅神主 國典無遷
不遷之槩見到今亦可稟旨一定而惜乎掌禮氏思

不及此矣但配享人及國舅子孫舉多不遷則目下
當之者自我先之遞遷而終至埋主情禮道理似太
不審博議於廟堂諸人一經 睿裁以爲定式後一
依 令甲而爲之似得寡過矣既非禮法所可據者
則不可以屋下閒說擅定其遷不遷之當否未知如
何

答郭性八

鎮經〇己巳

家內有癘疫痘瘡則大小祭祀并廢似未安
癘痘熾盛雖及於家內若可以移出者則不可廢祭
嘗於戊戌年間趾齋閣尚書家同室有庶屬之病全

家出避他處而朔望則士衛諸人八來行參禮而去云蓋自老峯家法也正士夫家觀法處也

醋樛見於備要醋菜見於要訣醋菜與醋樛有同異耶

既曰醋菜則恐與醋樛別異矣似是俗所謂餅菜故奠於餅傍耶家禮備要俱無之不必用之只用醋樛似可耳

答李原明

哲儒○癸亥

鄭禮山鎬圃隱奉祀孫也死而無子取其弟錫長子道濟為後道濟亦無子而死故自朝家罷道

濟更取道濟之弟夏濟為後鄭禮山大夫人之喪夏濟承重服喪昨季夏濟又無子而死而鄭禮山室內繼沒夏濟之妻方服喪矣或以為道濟之妻尚在則道濟之當初罷養大失禮律今罷夏濟更復道濟而立道濟之後可也或以為夏濟既為後而承重服喪則立夏濟之後而奉祀可也又有一種議將欲不罷夏濟只復道濟而立道濟之後以奉先祀夏濟則以次子存之云何以則得當耶大賢奉祀雖重父子大倫亦不可不審也鄭道濟之妻尚在則其初徑罷道濟之為後者大失禮律然既

又取夏濟為後其妻方服所後姑之喪則更立夏濟
之後以奉先祀十分穩順豈可更取已罷之道濟而
立其後耶今雖復道濟優同始取而為子也禮無取
死人為後之理此甚不順理矣何必捨順理底事而
故為此不順底事也且取他子為子何等大倫而繼
後子之至於二人既無前據况聞鄭尼城只有二子
而以此二子皆為其兄之子則是無子者反有二子
有二子者還無一子此亦人倫之大變豈有是理哉
大賢奉祀之家尤不可不審於此等大節俾無士林
之疵疑可也

答崔士仰 之衡○乙亥

收養家奉祀者題主稱號何以書之

收養服古禮本無所論家禮亦無之我朝時制三
歲前收養有服然而士大夫家多有收養之名而不
準於法何據而論禮哉但族人之收養者以其族稱
非其族則似當以收養父母稱之而已若世祭則於
禮無之

齊衰三季條庶子為其母同為父後則降不言嫡
母在否而今或有嫡母在則壓降短喪者未知何
據

屏溪集卷之十九
禮母不壓降庶子爲其母父先亾則當服三年以嫡母在而降服則無義矣

答宋光寶

露○癸未

華陽影簇事承聞不勝驚歎糝簇之糊多入禦蠹之物然後可免蠹患而當初褚糝不能如法又長奉祠宇薰濕處至於生蠹誠可歎也蠹迹自褚紙而犯紗云此必自糊而生也奈何犯紗分明則改摸之外無他策矣待明春享祀時多士會議商量處之似好矣
○頃年院任諸人以庭碑文字來請於此其時院長即趙判書國甫余謂院中事不可不先議於院長且

今院長方典文衡文字何不請於院長而來求於此耶仍令往請趙台則趙台移書於此謂非自家所當文字必要依院議許副故我亦不復辭之矣再昨春權亨叔宋道而並來促成文字余答以文字非急急碑事能始文字自可出矣此事遷延歲月者蓋無擔當之人而然矣尊既當任名必成之也

與宋光寶

乙酉

頃見蔡季能書華陽院享九菴先生真幘八奉於祭時祭訖還奉草堂云事涉褻擾誠似不安齋任以此稟于院長而行之云其不議士友徑稟院長者何故

也院長則想意其出於諸議之商量而例許其依爲也昔圃隱先生影幘同奉於祠宇遠近士友之瞻拜者甚紛擾子孫之議以爲難便於祠奉幽覲之意別立影堂於祠宇之傍而又恐有違於朱子二主分離之訓問於老先生則先生答以朱子之訓何敢違貳然兩堂相去果不遠則不可謂分離朱子之言則畱影於家而奉神主之官之謂也今者老先生眞影爲慮嵐濕蠹患之難禁移奉於平日起居之室蓋出於不得已之故也且此二主所奉亦可謂至近之地旣無分離之嫌况祭時並設於影及奉影合祭於神主

之問老先生已言其不必如此則今何可不體先生之明訓遽爲此數數移還不顧煩瀆之歸耶尊雖病未進參於享事以此亟通於主享之任勿復再失幸甚期日已迫雖未及稟定於院長祭後以不復奉影合祭之意詳達於院長亦無欠於事體并以此意及於院任也

答宋光寶

露泉谷先祖祧盡以功節之當爲不遷曾者上言自該曹未及回 啓議者之言旣已告 君則姑待處分不可輕先埋置故奉于別廟而長房死後

更無改題之道尚此仍舊頃年延諡之後諡號亦不得題主目下情禮甚爲憫迫且無主祭之人每當行祀以來參中行高者告祝此亦苟簡寧以宗孫幾代孫告之如何

尊先祖泉谷先生自 朝家旣不爲不遷之位則四世之後禮當埋安而子孫旣請爲不遷之位而其上言未及回 啓則子孫之不忍遽然埋安其勢固然且雖終不得爲不遷位而至於埋安已迎之諡號必題於神主而埋之何待爲不遷之位與否而改題也家禮始祖以下至高祖以上皆稱先祖卽今無奉祀

之人而祭時子孫之來會中行高年長之人爲主祀則已無一定奉祀之人有題則似可依禮書之凡人家不遷之位以顯先祖考某官封諡府君云以此卽爲改題日後 朝家若許不遷之位則以宗孫書有題或終不許則以此而埋之似當親盡之後幾年尚不得改其有題者旣甚未安延諡十季之後尚不得題諡尤十分未安改題則卽行宜矣

與宋道以

煥世○丁丑

緬禮吉日已擇定否而果在何間耶瑣紙旣出門內諸議想一味爛熳極是幸事青川穴處鄙之承聞於

江門者即其短穴而昔日躬至愛賞者亦此短乳也
堪輿茫昧何敢容喙而今日之議專由於先師之留
意則宜從先師真箇指教之地到今舊人無存惟不
肖在而當時指教之語歷歷在耳揆諸事理似不可
以紛紛說疑撓之也誌草近更完卒計而盛熱以來
神氣昏憒玩愒度日憫慮

答宋道以

庚辰

別紙謹承示意 皇廟紙榜所貼位板頂環之制未
知當初據用何制而恐似未安昨春奉對時果以
皇壇所用之制依改得宜之意奉告矣今承所示

皇壇之制本出會典尤好承用且院長今既許之則
自秋享製用誠好矣 兩皇徽號諸士友之議既云
詢同則不宜有別論而竊念老先生以此托之於先
師之意者本依一間茅屋祭昭王之義則草莽之禮
從簡而不必張大只書 神宗顯皇帝五字亦足伸
遺民不忘前王之意似不必盡書 徽號也此則依
前勿改如何更稟於院長而處之也祭文前日相對
時鄙意未知其必改之云而最初移院時已以一體
同祀之意具由告之則春秋享祝只當以本祝用之
凡後賢之追配先賢祠者一番告由之後未必以追

配之意收入於享祝先師之不改於享祀之祝者必有意在鄙意以為不必改也幸更示之

答宋道以

癸未

此歲看看垂暮宋夫子明年涖灘之感正不能已也皇廟精禋初以春秋孟月上丁日定行與宗廟大祭相值不但事體不僣先師得南軒素秋祭虞舜之證則素秋九月也更以季月初丁將事先師之所商量者義有所據後來粹不可輒改而况此祀報之意重在於神皇雖同祀毅皇實則神皇廟也毅皇殉社之日在遺民思漢之誠義固不可忘祭以

是日則僣同忌祭所重似專在於毅皇其為祭神皇之道意不有歎耶抑恐諸議於此未及深思也第大明遺民今當再甲申而三月十九若終但已則義亦有歎念昔肅廟朝值是日別設壇於禁苑而祭之祭文則竹泉金公所撰也若覓見此文則可知竊想明季朝家必有仍舊例而有此事矣姑待朝家所施倣而行之為無錯耶既有毅皇筆蹟所刻於此致禮則其義似不下於別設壇所是日多土同會於此以文字伸告行四拜禮則蓋依肅廟朝設壇祭告之義也但無古先賢可據之禮終亦未知

如何也此係院中大議論不可不稟知於院長博議於斯文諸丈似合於慎重之道要商之

答尹聖輔

休相

收養之服古無可據只從國制而國制既曰父母在及父沒長子與士夫於賤人皆降令弟之只服期無疑矣但自始生乳養恩義無異所生而本服既是三季則雖今降服居處飲食之節同於平人情有所不忍限服內自處如心喪以伸情禮似得宜否

答俞君寶

彥誠○庚辰

盛論明德說大體得之間有句語之或不能無欠者

而其引朱先生天之所命云云的是明德本義而自此以下盛說明德以性爲主此近來說明德者所罕見也蓋明德之稱始出於夫子而曾子受而釋之傳首章三節只言德字與明命則明德之以性言之者可知也諸先賢許多說明德不須盡言而朱子章句先言虛靈者並言其明字張本以釋此德以明名之意訓詁之法特詳故也章句雖以虛靈冒頭而其曰明德則其意乃明底德也德是性也明是此德之在於虛靈故稱其德之光明而名之也德與天命之性一般然曰性則人物之並稱也若曰明德則虛靈

所該之性故只於人分上稱之且明德雖帶來虛靈而名之實主性而言故聖凡皆同至於虛靈則心也心之氣清濁粹駁有萬不齊栗翁謂虛靈亦有分數今以章句之先言虛靈而以虛靈爲明德之主或以明德之在虛靈而兼心性言則皆似不然必以虛靈中所具之理爲明德者的實無欠於此明白體認則近來所謂人物性同之說聖凡心純善之爭不待費說而自當歸一矣盛說儻侗欠分明恍惚難摸捉云者下語似不觀且明德具於心性中云者似若以明德與心性各爲一物者然固知意不然而語句不能

無病矣且下一段所引朱子說性有剛柔善惡云者此論氣質之性也旣以明德主性而又引此性言則亦恐錯引也其曰道理云云道字亦指理而言或有兼體用言者而道之本義則道猶路也理之乘氣流行者謂之道天道人道字莫不以用處言也如率性之道性體也循此性而行者謂之道亦性之用也以明德言之仁義禮智之具於虛靈者爲體應萬事者爲率性之道自有條理不可不明白區處也至以或問之萬理咸備爲仁義禮智者誠然大學一篇一言以蔽之曰明明德也凡序文拈出本書宗旨而說之

文體當然大學序首言仁義禮智人皆得之此聖凡皆同得明德也繼言聖人之盡其性者言聖人之自明已德也又言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即既自明其明德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也於此數行大學一篇之意已盡矣

答俞君明

漢詰○庚辰

漢詰長子纘柱出為宗家後其所後承重祖母大祥在今年八月而本生母脫服在明年正月其承重禫吉雖在私服中行之無疑耶

尋常期服葬前則不得行時祭生父母之服雖尋年

其居喪之節則與三季者何異生母喪期內禮當與生家兄弟疏食水飲同守聖廬所後家吉祭雖重此豈吉服之時乎似當待初暮脫服之後以行吉祭矣

答卞子和

至冊○辛巳

中庸偏倚或云偏者過底病也倚者不及底病也未知然否

程子之謂不偏兼未發已發言當以偏僻之偏看朱子之言不偏不倚只是從未發時言偏者此心有所偏向於喜怒之意也倚者倚着於喜怒上者也只指心之未發而在中者也此偏僻字本不可以發後過

不及論之也

天地位萬物育以不得位者言則一身之天地萬物何以指的耶同異考中以爲天地萬物特以其象而言象字之義何謂耶

中庸聖人之能事也蓋主王者而言若學者之極工至此則天地萬物當以吾一家內而看父父夫夫各得其分非天地位之義耶日用萬事皆歸於和平順理者亦豈非萬物育耶以是言則象字之意可知矣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所謂不見不聞指鬼神而言也這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則是形而下也以形

而下者當隱處何耶

不見不聞明是指鬼神也隱即理也此一句讀者素多致疑但此章皆言鬼神之氣而以觀其理微顯之妙矣此節鬼神之不見不聞上當觀其所以然之隱也鬼神之體物不遺上當觀其所當然之費也故章下朱子註直以不見不聞爲隱更商之

形而上下如上面下面之義耶或云如前後字之義此說如何

有形則有爲是形之理萬物各有其性者即形而上之道也道理也有形而後物物各成其器氣一作器

者此也上下字謂如上下面之義者誠然道與器皆不可離形言也故明道言道亦器器亦道也上下以前後言者下猶或以後字看上以前字看則大悖矣先儒多以氣質之清濁粹駁分屬於知愚賢不肖以爲稟氣之清濁者爲知爲愚賦質之粹駁者爲賢爲不肖夫氣與質均是氣也則分屬言之何耶氣質有以一身氣與形質言者又有以氣上分氣與質言者中庸首章或問釋修道之教節盛言以氣質清濁粹駁之稟爲賢智愚不肖之別賢智愚不肖豈可於形質上言也至以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云而

小註清明以氣言粹駁以質言此等氣質字皆於心氣上言之也心之氣雖是一氣分其虛實則實者爲質虛者爲氣論語性相近小註亦分言氣之氣氣之質質之氣質之質此等處不可泛看學序氣質之稟庸註氣質變化等質字皆從心氣上言若以耳目口鼻四肢之質言之則全不成義理矣

二十章天下之達道五子思必不以君臣父子爲達道而以孝慈仁敬爲達道也然其文與孟子所云不同何歟朋友之交變信爲交亦何義耶思孟之言何可謂異其義也其言君臣父子器也其

親與義道也孰復以君臣父子之名爲道也朋友言交朋友相交而後可以言信也

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於備要則爲從夫降大功而問解沙溪說則以爲從夫服朞備要亦沙溪所定而有此不同何也

妻爲夫黨服視夫皆降一等古禮爲舅姑服朞本生舅姑降一等服大功當然今旣服舅姑三季則本生舅姑服朞不失於降一等之義今若服大功則是降二等也似違於聖人制禮之本意也愚每以爲當從問解之論

答卞子和

丙戌

孝悌慈修身之大目而修身章全無舉論何耶修身章上承正心章下起齊家章孝悌慈非不是修身之大節目而自其根本而言則莫如心不偏僻而施於身者隨事公平而家道自齊矣蓋大學修身先言正心以及於治人上故其次第自如此矣

絜矩章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兩句甚不分明長短指何而言廣狹指何而言耶

或言左右前後言廣狹上與下言長短或言不必分上下四方其或長或短或廣或狹一皆均齊當從下

說矣

無后喪几筵或曰限服人服盡或曰暮季後撤之無子之喪几筵限服盡除之禮也然雖其無子若是老成人則未及一暮而除几筵情理慘然有一知舊以大功主喪來言九月後禮當除几筵而亾人奴子有忠義者以為奴主有父子君臣之義奴身服斬衰主之几筵當奉三年而埋之云其言如何余答云其奴真忠義之人也如此之類可以義起終三年亦可此則無於禮之禮何可責之人大體則如禮限服而除几筵似可寡過矣

祭祀主人有故使人替行而出主告辭尤翁以為以主人告之遂翁以為以替事者告之當何適從兩先生之意所主各異後生何敢議為也鄙則不知有兩先生所論如此曾於家內有喪故時先代忌祀替人行單獻而出主時無端出主似未安以替獻者措辭告之未知如何也

答鄭士精

存中。甲子

往歲以罪家禫祭行否仰白則教以聞訃後時退行祥祀者當從過祥月計之而設祭除服於禮無疑故罪人家將計行禫矣即見經禮問答小祥篇

鄭德雨問答明有不可行之文茲更仰質

禮果有過時不禫之文此蓋指臨禫之際或遭公私
喪故過二十七月之限而不得行禫則仍不復追禫
云矣如哀則自聞訃服喪之初計二十七月行禫矣
何可謂過時而不可禫耶喪出雖過二十七月哀之
服喪實不滿二十七月之限矣及其限則不可不禫
矣尤翁答鄭德雨說似不敢知禫條答金魯源說以
聞訃月計二十七月除禫云云似當從之鄙意如此
幸更詳之

答金景運

奎應○壬午

所詢承悉沙溪先生答庶孫桃主奉祀之禮曰嫡兄
弟盡沒後奉祭祀似無妨以次第言之則庶兄雖季長
必待嫡弟俱沒而後奉祀蓋以庶嫡之分重也禮同
是嫡妻子孫而方其宗支之別則謂宗為適謂支為
庶宗子是孫曾而雖有嫡所生支子謂之庶子而不
得奉祀况真嫡庶耶以此義推之雖有親庶子若有
嫡玄孫在則此嫡玄孫當奉祀沙翁嫡弟沒後奉祀
云者亦此意也

答成德求

己卯

新秧無青水田生塵農夫之愁苦方淡禱雨之行纜

返夜雨旋霑涸者溢枯者潤耕者鋤者莫不欣欣相告曰繫誰之力咸歸之太守未知太守其亦有之否而從此有秋可期田家之幸誠大矣昨夏已有得雨之喜今又若此民之歸之也曷可已也即伏奉華翰以審夜來侍歡政履萬勝甚慰甚慰寄送三種珍饌可侈瓜麥之盤仰認善養之惠殊荷民偃仰槐軒隨看殘書自有其趣外此不足上煩

答金聖久

載恒○乙酉

從祖母大祥在今二十四日而從祖喪在殯祥事設行非所可論而當日或無設祭告由之節否若

有告由之節則措語見於禮經而喪人亦可以主告否○祥事退行於葬後則耐祭翌日過行而喪人主祀否主祀則祝文措語只依日月不居云云而為之耶

前喪練祥當行於後喪卒哭後者詳載於備要小祥條下可考而行之不須言而凡追行之祭皆擇日而行之此亦似於耐後卜日而祭矣○前喪大祥雖不得行於後喪葬前忌日不可昧然以過別設殷奠單獻如朔望奠而以祥祭當俟前頭卒哭後卜日奉行之意告辭宜矣○喪人葬前不能澡洗既不得主奠

獻告辭亦當使服人替行矣○前後喪虞卒練祥主人皆當主之後喪卒哭後行祥祭則喪主自當主祀主祝矣

答金聖重

載冊○丙戌

吉祭改題告辭有先考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之文大祥前一日已以祔廟之意告于祖廟大祥行祭後又以請入祠堂告于新主而奉新主入廟今於改題時更告以遷主入廟者莫或重疊否大祥前一日告辭明日祭畢新主姑祔于曾祖龕故告辭謂禮當祔於曾祖龕云云此即祔廟告辭也至

吉祭前一日請出諸位神主改題告辭謂先考新主禮當遷入于廟云而新主亦謂式遵典禮入于廟云此即入祖廟而奉安於禰龕之意也祔廟入廟節目各自不同兩告辭本非重疊不須議也

祖考妣考妣兩位出主告辭將各版則先告祖考妣奉主就位後還入祠堂次告考妣為宜耶

祭禰宗子雖祔廟而祖考位既不在廟無以祔於祖龕吉祭前亦不可奉納於東龕其勢不得不東壁下姑為奉安以遵祔廟之禮至吉祭出主時告辭宜各版以告而一時奉主出就正寢祭畢入廟時兩位始

各奉於室龕矣

禫月適值孟朔吉祭踰月而行則考妣主當合櫝於吉祭前改題後而改題則在於吉祭前一日未知改題而仍即合櫝耶抑翌曉奉主就位之際始合櫝而行祀耶合櫝時似當有告辭於考妣位而告辭不見於禮書並望指教

勿論父母先後亾大祥後祔廟時以各櫝聯座改題亦然至吉祭畢納主時考妣始合櫝二櫝聯座見大祥祔廟告辭下丘氏說吉祭後合櫝見納主下小註按字說可考而配祭之義詳見於合祭新主祝下小

註如此則合櫝時更無可告之節矣

答宋會一

萬休○己卯

既立別廟自宗中別備祀需而行祀則以長房名
旁題以奉祀者似欠誠實

神主不理而奉祀者以有長房之未及親盡而可以
祀故也雖宗中備需祭之主祭則只在長房長房名
旁題豈欠於誠實耶

長房親未盡之墓祭宗孫長房誰當主之耶

宗派親盡則禮所謂宗毀也不可以宗派而為重也
長房若不得參於墓祭則以當日行祀之人填祝而

厚澤集卷之十九
祝云孫某有故不得將事使幾代孫某敢昭告云云亦有一統之意矣

別廟設立時自宗中營辦祭需而長房欲爲移奉於其家則何以爲之耶

祧位別立廟於墓下而祀之者既載家禮尤菴寒水兩先生每主此論世家大族行此者亦多矣蓋以遞奉諸房之際其勢有不免貧窘者無力立祠奉安於烟熏之中不能備禮時薦故諸宗必合力鳩材立祠具需以長房之名祭之也誠出於奉先之孝思也爲其長房者何惡而必欲移奉其家耶若或家不立祠而奉之陋處則尤非子孫敬奉先代之意也如此而自以一時主祀擅移其家則斷然不可初雖出於思不及此而宜其警念而改圖之也

答孟養直

至大○辛巳

夫子以一貫告曾子子貢而朱子以知行釋之一屬行一屬知何歟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則子貢亦可以忠恕形容耶或曰子貢終不如曾子之形容者其心猶有所未契者存故也然則夫子何以告一貫乎

曾子於日用間隨事力行各極其至而但其道體之

一本貫於萬殊者未及知之故夫子告之以一貫則曾子悅然而悟即曰唯子貢以夫子之隨事而識意其多學而能之蓋子貢之學本務博而爲知也故夫子發其端而言之以爲一以貫之是謂余之無不知者非多學而然也只是於一本處洞澈無餘貫於萬殊而然也此所以朱子分知行言之也忠恕行也子貢何可以此形容知一邊耶

答鄭新甫

澤周○成寅

父子大倫必父母與受人君許之然後義合而恩全乃可以成倫雖猶父猶子之間若不能告君成斜則

終不得泮禮法而成父子之倫是以人或兩父與受而未及成斜則尤菴先生每以爲於所生既不可短喪則於所后又何可服喪士友家皆依此遵行揆之禮法此誠不可二者也恐尊家不及聞先生此等定論也第自墮地之日已爲伯母襁褓受之取以爲子又既服喪題主以奉先代宗祀情義事體不可以無禮斜而不爲之子今尊叔父以尊所生父着銜文字呈訴於禮曹以爲入 啓成斜之地禮曹若以有與無受爲違格也不許則亦即上言 啓下畢竟泮格爲宜矣未及成斜而輕先短喪人子至情追訟已愆

屏溪集卷之十九
誠天理之自然安得無此心然追服製制於禮無之
今不可自擅終身自廢有同心制之人亦太過中斷
不可爲也

答李泰叟

命來○辛未

亾仲父雖於本生祖侍養奉祀今此祔事固當行
於所後祖而或云生旣有題死又同廟則當祔於
本生祖未知此議如何

祔祀當行於所後祖也所後祖正統所在而本生祖
反是旁祖祔祀正禮也侍養奉祀雖出於一時權宜
之意不可因此而遷就也生祖廟則三年喪畢入廟

時具由特告似宜矣

答慎可象

爾儀○癸酉

講服雋譽幾季于茲頃季秋尊胤與令甥聯袂來訪
因此而憑承聲光亦無因而一覲雅儀則耿耿者藏
在中心不謂前秋崇札傳自木谷披承多少誨諭仰
認不鄙之盛也莘巷事今都寂然想爭競之端已息
矣更不須提說除是盛書以鄙人違貳尤翁而木谷
書則又以背馳責之驚媿懼惕愈久而愈不敢己已
曾見先生與李擇之書固知隔板之非出於先生而
又於答春堂先生書亦知先生於此等位次難優處

本主白鹿雙廟之制矣愚之所藉而爲說者實自附於先生之遺規矣今反以違背先生爲罪亦豈始慮所到耶當初隔板之議雖非出於允翁實自春翁指揮在後學一事之義固不可有輕重之義况春翁之議又出於退溪耶但以允翁書言之退溪本意既出於不得已云而又其抵蒼巖書則以爲當初春兄引迎鳳爲據以隔板了當然迎鳳之例實未知其恰好而觀春兄意亦非以迎鳳爲至善蓋迎鳳與莘巷旣建一祠必欲同享之故退春二先生似皆不得已而如是區處耳因念允翁庭碑亦在己奉安之後故只以見奉之位次列書而已揆之前後書辭不可以有此庭碑而謂允翁之亦主於隔板也然不有爭論之紛紜則不必有他議一番隔板一番分首不但士論之靡定爲儒林所羞實亦有歉於妥奉先賢之道蓋所以有雙廟之議也雙廟之制與別廟有異一庭二廟規制儀文無少參差各尊其尊無所相壓此朱子舊制而允翁之所誦稱者上可以妥奉先賢下可以永熄紛爭甚是穩便道理也至引孤青之別廟爲疑於栗翁之見貶則全是事實之外也恐足下不及究竟至此也未知聞此將以爲如何也

答韓士百

師朝○辛未

心是已發後稱此程朱初季說而既有晚季定論則後學之從違已明矣愚豈敢以心爲已發耶恐高明之不審也至於人心道心誠是已發之稱心之未發一味虛靈如何有人道之別及其發也此心爲聲色臭味而發則謂人心爲孝悌忠義而發則謂道心其爲孝悌忠義而發者惟善而已發則不無或善或惡之相雜大舜所謂危者此也來諭以人心之謂易流於惡者爲不可兼善惡之證此誠不然所謂易流於惡者非發初皆善而必發而後流於惡也於方發之

初已有或善或惡之可言以凡人食色之心驗之可知其方發之初已有當食色不當食色之心豈於方發之初則皆是當食色之心而發然後始漸流於不當食色之心耶人心道心是情字界分今謂人心皆善則情之發果無善惡之可言耶幸更商之

答韓士百

壬申

來諭以爲當食色者道心也不當食色者人欲也不可以人心言也如此則所謂人心者指何而言也恐有其名而無其實也竊謂爲君欲忠爲子欲孝等凡由義理生者道心也飢則欲食寒則欲衣等凡由形

氣生者人心也此其聖凡同有之心故庸序謂上智下愚皆不能無者也但道心既由義理生只是善邊無可言矣人心之當食色者雖善矣既係食色而發則此正人心之善不可謂道心也蓋人心道心之立名皆由方發之際此在情字界上栗翁之言曰情之發也有爲道義而發者謂之道心有爲口體而發者謂之人心又曰只於發處有此兩端又曰七情人心道心善惡之摠名其以方發之初謂有人心道心之名者非鄙人之言乃栗翁之言也而人心之兼善惡如上所云則聖凡之人心不同又何以疑之也庸序

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云云此非以人道心本來體段言之也只以衆人之心多出於不善故必以道心爲主使人心聽命而不欲終歸於不善也須於人道心立名處更加着眼也來示痛痒云云似全不識鄙人之意也鄙人所謂食色之當不當者非謂食色之心發後商量其當乎否也是其所發之心或有當食色者或有不當食色者云只從發初立名豈有侵過意字界分耶更商之

答韓士百

又曰人心易流於人欲故雖善亦危

人心比於崖畔仄逕若步履不審則易墜於阨坎若重足緩步則終日行之無危矣聖人之心雖皆純善而人心處地則本危也云爾

答李正以

顧炳 ○ 辛未

向者尹生器淵以詩問水其意有在仍和其章欲挑撥其好意為撥語類以水諭心之說而言之先生本說以為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情水之動也慾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水之氣力能流者只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隨人生得來便別鄙詩意循是說如馴鷹索飼爾非有別語也今來書謂既以心譬

水情譬流則當以性譬源夫性理也心氣也各自為一物若源與流則雖有動靜之殊同一水也諭之於心以源為未發以流為已發可矣以源比性則不但非朱子說也恐不免心性一物之病也來書又謂才則水之氣力慾則水之波浪然則地勢之高下緩峻便是氣質而其終不論無或欠闕耶此高明之本見與鄙見不同之源頭也無怪乎來諭之不相合也鄙則以為心單言則氣也心之全體即一身氣質中也氣之不齊氣之本色也聖凡之心清濁粹駁有萬不齊而是心者盛性之器也性之直遂與不直遂全

屏溪集卷之十九
由於心氣之有清濁粹駁是以下面又言清渭濁涇
黃河黑水之說以明心氣不齊之意又言膠清之說
以明心氣變化之意高明之意實與此絕異聖凡心
氣一般清粹無異性善之皆同云而所謂氣質二字
不敢近於心分上以爲心本純善其善惡偏正皆由
於軀殼血氣之清濁粹駁如水之氣力與波浪亦由
於地勢之高下緩急也非水之自有氣力自作波浪
也朱子之意蓋以心之發而誘於利者爲人慾水之
流而激於風者爲波浪故取而譬之而已况水之能
流而能運船自有氣力非由於地勢之高下緩急也

心之能知覺能作用自能如此亦豈由於軀殼血氣
而然也今謂心之才之長短由於心氣之昏明強柔
如水之氣力之強弱由水之大小淺深可也高明之
必退一步而謂由於地勢者實以才之由於血氣而
有能有不能也是不可知也至於孟子猶水之就下
過類與程子不是將清換濁皆論性善而言今反引
論於不齊之心高明雖自謂亦無不可而奈非孟程
本意何又其實事之全不當何且黃河黑水其來千
萬里而黃者千萬里皆黃黑者亦千萬里皆黑則此
實水之本稟色相有黃有黑也豈千萬里水來之地

色使然也。渭清涇濁亦如是矣。水之澄湛與心之靈覺之譬，卽心純善之說者，最主張精神處也。今先論水之異，以及於心之不同，可乎？水之爲物，勿論清濁，槩之皆可謂澄湛光明，而就其澄湛光明者而論之，則其澄湛也，光明也，實不無各有層分。心是正通之精爽，則雖在桀跖，皆可謂有虛靈知覺，而只以虛靈知覺論之，其爲虛靈也，知覺也，亦莫不有分數。蓋其澄湛光明之各異者，水之氣之不同也；靈明知覺之不同者，心之氣之各異也。水與心皆氣故也。心性實有道器之別形，而上謂之道，道理也；理固一也。形而

下謂之器，器氣也。氣者不齊也，性是形而上者，人之性固同一純善，而心旣屬形而下，則形而下之物，豈皆一切同而無參差也？性雖人人純善，而無情僞無造作，不能自盡其善，必待心之作用，故因心氣清濁而或善或惡，固也。心則爲百骸之天君，而主宰一身，日用動作，惟自爲之。若清明純粹，一如堯舜孔子，則其動靜云爲，何所拘而自戕其純善本色，不能盡其所盛之性耶？此事理之不當，不待義理之入妙出精，而亦可知矣。鄙說膠清云云，水固有以膠而變濁，爲清之道，旣以水譬心，則只以此取譬於心之變化而

厚溪集 卷之十九
已元非萬里黃河之濁皆可以膠清之也正所謂不以辭害義可也心只是知覺云云雖蒙陋無見豈不以知覺謂心耶但以全體言則心也全體之中靈處是知覺能處是才若以知覺謂心則可也至謂心之全體則不可當日酬酢意蓋如此矣

與李正以 辛巳

先集閣在川上亦久矣數月以師集勘校之役心眼俱撓忙未暇閱盡乍看亦不無大家碍眼者既有愚見則不得不一聞之於高明而在今刊布之後者誠尤不幸之甚也最是與宋務觀第四書極不安義理

有未契者則師友間講說夫誰曰不可而若遣辭之不恭則於禮不可先丈平日筆舌尚氣不欲低垂雖往復於師門者不無欠商量者是以同門儕友每有過情之誚愚竇知其本品故輒主相恕之論若此書則不然也講說之外拖出別般話頭多少師教歷數而書之又以座中士友屈指而證之殆無尊畏之意讀之令人惶恐顧此語勢未知的如何而竊想先師恢廣之德每多與善之量輒勤謙抑之意當日酬酢亦必不出此範圍而今乃筆示於前刊播於後不覺其使後之觀者疑先丈之處師門無禮也其實於師

門無所損而疑詢之歸將專在於先文誠恨左右之
太不詳審也義理之爭辨得失已弁髦不須言而第
先師以天命之性之性字謂若仁義禮智猶是成之
者性也以相近之性謂氣質之性者自是平日定見
而見於答先文書亦屢矣壬辰書云云果不無數字
之筆誤故先生旋即改之於草藁以其改者而觀之
當時辨書僂作閒說然此則先文主張之大義理不
可議其刪否而顧念先文平生尊師之誠何間於同
門諸友今以偶然一書留以貽譏於師門則先文有
知豈不瞿然惶惕於冥冥之中耶此不可不刪之也

至若功衰之制不過先師一時推敲之說元非特然
執守之見因鄙人書稟之答謂棄前說先師既棄之
則吾輩遵承之義不宜以往復文字留示後人徒致
紛紜之議鄙書則已沒之於私藁先師之答亦欲全
刪於刊本先集中上師門書論此三段及答鄙人書
一篇存否無足輕重於先集亦合刪之也且師說一
書其立論名篇尤重不可與尋常札翰比也蓋師生
之稱一定則名分之嚴體統之尊與君臣父子之倫
列而爲三事之如一其犯隱之互相有無者各因恩
義之屬排比言之而師者道之所存故初無犯隱之

可言若其義理講論師生之本分也函文之間弟子請益先生施教問議質難可否上下者有師生則有此事犯隱二字本不可倫擬於此而僂亦說着不得矣今其下篇槩以師之過失可言而言者爲無隱之道又以求道就正之論爲諫犯之義末乃以同異取舍量容擇受等語擬之於師尊之地歸之於本原之病若使先文平日講說一一符合於師旨則此書不過爲懸空說去自無逼拶碍眼之慮而當時往復之矛盾卽一世之所共知也此書一播人之見之者謂以師門之不許已說爲大故過失自己之屢相質難

爲三諫不已而疑先文以自信太過置師門於不尊之地則其於先文處義果何如也况此書已經先師覽過而至有下端寓意或指鄙人師之一字千萬不近等教則竊想先文當時必有怵惕不安之意矣在後人體先之道固宜藏之巾衍不必煩諸耳目而今乃登之剞劂傳示今與後者抑恐左右不思之甚也此事所關誠大不輕須善商而改圖也不知裏面盡如何而如晦谷行狀亦不無可議處其他如此之類一一留意商量也今此長幅縷縷大半爲先文地也

想亦左右必諒此之苦心傾倒至此未知終以爲如

厚齋集 卷之十九
何所可恨者先丈此等文字皆鄙人在京時也全不相覽初不知可與商者如此昨夏舍巖時承八刊之示而不能請一賞之至今刊役已畢之後有此追論其勢雖不得已而想尊小大悶撓也亦可歎也第前書既有欲爲追改之語故有此書更須毋作歇後也先集未改之前不宜留此茲因亨叔侔來附傳之改以送之則幸也

答李公輔

匡齊○甲戌

人家先後妣合窆時或以品字形考位奉于中前後妣分奉左右既分左右則神道以右爲上前妣

似當奉右或曰左是婦人正位前妣當祔左尤翁雖有前妣祔右之說後改以左爲正云而終不得尤翁改定說無乃傳之者誤耶

神位以西爲上考右妣左正禮也合葬雖始於中古所謂品字又無見於古今禮只是我東之俗例然前後配不得已合窆則用東俗於禮亦似無妨既分左右排奉則前配右而後配左不得不然前配雖右而低奉於考則是統於考也無嫌於在考之右矣幸商之尤翁先生後改之說孤陋不曾考見不敢知也

答李公輔

丁丑

屏海集卷之十九
國恤時喪人服色先賢亦無所定之論雖庚子有官者受纓之後赴臨哭班之外居喪次及出入時無變改私服今見頒下傳 教士夫喪人無論有官無官皆着平涼子自今僂當從時 王之制要須言杖與帶則傳 教中無所指揮似當依前持私服商之

答俞文欽

吳基○壬申

繼後至重不告官成斜則不成爲子令子既爲尊伯氏後嗣則當初未即告官極是欠事令子今既亾矣告君一節要無可施者誠如來諭以經法言之生時既不得主宗祀而死後僂用宗子之禮誠未知其可

也先師每誦尤翁之教以爲未告君成斜則不可用繼后之禮區區之意今不敢以亾胤之子遽承宗事而至於改題先主矣第聞尼尹家禮以爲至親則父子兄弟之間相與受而告廟不必告君云故少論世家亦多受用此禮云如此則尊家亦以爲可據者耶小兒題主本不待成長雖未三歲何害之有先輩之論亦有之惟在明者裁處之

答朴潤叔

璫○庚辰

不面而書即古人之事而今乃得之於賢者實知其好善求道之意有如飢渴以爲僕有一飯之先而或

厚溪集卷之十
意其有得於師友之緒施之於不當施之地衰老寡
聞得此而有警昏頹則誠爲孤陋之幸顧無以答此
盛禮則媿懼深淡第觀來書曾既靜存幽討得其爲
學之要又欲周旋師友講明平素之業其心已真實
其工亦刻苦矣將此以往無少間斷終可成就矣賢
者已自慙慙何待人言也朱先生知如此是病不如
此便是藥之訓勉勉從事則其於學也想益沛然未
知賢者以爲如何

答蔡伯心

復休○乙丑

令再從氏之喪驚悼何言此有仙洞之計而失此賢

主人尤足悼歎鄭參奉云云甚好而但曾聞之仙洞
諸人謂諸人所共構者而仍名八仙亭云然則鄭參
奉似不得獨任而許之耶若果諸人之所共則諸李
輩本不欲他人之入洞恐不如鄭友之意矣未知如
何幸詳議而討復回示之也若諸議純同則守護之
道當自此圖之春晚若無相礙之故擬一東遊其時
可以相期一討會矣

與李子長

東蓋○甲申

大凡作事之道必凝重堅持不爲浮議所動不爲細
嫌所拘一直做去而發出之際迅若風電無一毫遲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回前却之意然後外邪罔敢乘其間矣此意不可不知而凡事豫則無貽須與四五士友先事消詳議論既定即地入齋一邊發通一邊齋會勿畱晷刻而所差新任必須極選士友之有聲望有力量為一鄉之所憚重者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九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目錄

書

答玄子敬

命直○二

答李仲九

仁龜○三

答金子順

若虛○一

答梁恭伯

學謙○二

答尹汝五

聚東○二

答鮮于恪

○一

答洪鎮漢

○一

答李百秋

○一

答權柔。一

答趙景耀。日瑞。〇二

答李正倫。〇一

答李台一。〇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

書

答玄子敬。命直。〇丁丑

大妃喪事體雖重以臣民言之與 王后喪同為替服有何輕重辛巳 仁顯中宮之喪因寒水先生之議亦令不得行練祥論以禮意則慎尤兩先生及寒水先生之論終不可不從而今年 中宮喪時禮判李益炆以士夫家練祥徑行之意稟正頒下及 大妃之喪自上仍令定行蓋以宗伯不知禮而至此矣聞或者謂 朝令既頒何可不行而有行之者或

謂朝令雖如此禮意不是則五禮儀既不盡從何必此獨憑藉朝令而行之乎多有不行者終是不行者勝

備要小斂時添入孝子白布巾條斂時未及括免白孝巾何以着之耶或有着於被髮之上者或有先爲斂髮而着之者皆不免違禮

備要之間以古禮添入於各條之下者欲其參考也非必盡令行之也小斂時白布巾亦難行者故家禮皆不舉論此朱子敦本祛文之意不可不知也且古禮則無被髮一節只去冠故小斂時着此白布巾後

來被髮未及括髮之前何以着巾世之必用白布巾者不知禮之古今異宜而然也

爲人後者於本生親皆降服一等而尤菴先生曰爲人後者之子亦降一等未知爲人後者其子只降一等云耶從其父而又降一等云耶

爲人後者之子爲其父所生之親亦只降一等本服期年則降大功大功則降小功而已豈有再降之義尤菴先生之意蓋謂於所生父母用伯叔父母之禮於所生祖父母亦當推此而用從祖父母之禮云推其義則誠然然服制何至於再降耶

重服中新婦始見舅姑則當廢執贄耶

冠禮父母無替以上喪乃可婚禮可以通看重服中
婚禮已違禮見婦執贄雖非燕樂宜不敢當更商之
父母與兄一時俱沒其葬也兄嫂為主而以顯舅
姑顯辟題主矣翌季其嫂又死誰當為主而題主
何以爲之其祖母生存當以亾孫婦題之耶

兄嫂在雖不書孝字替當宗事猶有嫌於尊宗故必
使兄嫂而當之也若嫂又繼沒而無其子則兄亾弟
紹禮義當然宗祀既自主之則兄嫂喪當以顯兄嫂
題主兄則日後改題顯兄仍爲班祔祖母雖存豈有

主題之事耶父母題主則三季喪畢依禮改題大祥
前不可不以祥祭自當主祝之意先告於几筵矣

答玄子敬

甲申

詳此來說似聽瑩於心純善之說而於心之體段恐
不能端的有見矣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也又
曰心氣之精爽粟九兩先生亦皆曰性理也心氣也
心之爲氣明矣朱子之言氣之精爽氣字指軀殼血
氣也精爽血氣之精英也蓋五臟之內圓外竅中如
肺金肝木而單屬火此則醫家所謂心也儒家所謂
心非此之謂也凡人身百骸血氣之精英該聚於心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臟竅中其體段靈昭不昧能知能覺此是朱子精爽之心也然大學或問爲言人得氣之正且通者故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又曰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又有知愚賢不肖之不能同者又中庸或問曰人雖得形氣之正其清濁厚薄之稟以有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焉其私意人慾或生其間而所謂性者不免有昏蔽錯雜而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以兩或問之意觀之人之知愚賢不肖之分實係於心氣之清濁美惡之別且於聖人之心清明純粹之

下小註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既曰聖人之心又以清明純粹分屬氣質則知愚賢不肖之氣質有清濁粹駁者之心何可曰一切純粹乎且大學序先言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仍言不能知而全之其知全之能不能專在於心與其下聰明睿知之心相爲對待心之謂氣質於此亦可見而聖凡之心不同亦可見於此矣中庸愚而必明柔而必強實變化氣質之工也朱子引呂氏之說於章句而其曰昏明強弱之稟不齊才也人所異也此才字本出於孟子而程子既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呂氏才之不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齊云者亦出於程子而朱子釋才字而曰才心之能
又曰心之力栗翁則至以虛靈有優劣言之程朱以
下先儒之許多論心皆以氣言而以無質字之名言
故若曰心之氣質則疑其爲形質之質大驚小怪此
皆不審於程朱之言而然也明道以陰陽爲形而下
既屬形而下則陰陽中當分氣質質亦包於氣字性
本純善而敷施運用專靠於心故心之兼此性言則
性不無善惡而謂此性稱氣質之性此氣質字全以
心言此變化氣質之氣質其以軀殼百骸之形質言
耶軀殼百骸之形質其可以變小爲大變短爲長耶

此全不成道理中庸之愚而明柔而強以變化氣質
言之愚明柔強非心上言耶蓋心上言氣質即明道
之以陰陽爲形而下者同一意也既屬形而下則雖
非成形就氣中亦可以分言氣與質心氣之粹駁底
氣之質也清濁底氣之氣也若其變化則濁變爲清
駁化爲粹之謂也何可以心之言質必疑其形質之
質耶幸須勿疑於氣質之言心而須言先儒心純善
之的論也人之爲人心性爲本而性雖皆善主宰於
身運用這性者心故性之反之而爲聖爲賢之有等
差莫不由於心之不同性既與堯舜同心又與堯舜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同則人人皆爲堯爲舜亦豈有孔顏諸子之別也朱子亦何以言吾之心與聖人同尚何學之爲哉也耶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自一原而異氣之不齊氣之本色旣曰氣則雖清濁精粗之有分而清中有清之清濁濁中有濁之清濁精粗亦然分之又分至於妙蘊之不能窮而愈分愈不同鬼神陰陽之靈天地之心氣莫精於鬼神而明道曰濁亦非神耶鬼神分上猶言清濁人心雖神明不測就其中言之亦豈無清濁耶凡上所言氣質之性變化氣稟等名目皆認以軀殼血氣不欲貼着於心氣上手

足頭目之氣稟何干於仁義之性而兼此謂氣質之性也軀殼之長短精麤已定於有生之初學問思辨篤行之工雖用己千己百之力何能變化於一定之軀殼耶於此審之餘可推矣

答李仲九

仁龜。庚辰。

理氣渾融元不相離又不相雜而朱子曰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栗谷先生曰雖理自理氣自氣而渾融無間無先後無離合兩先生之言略有異同何歟先賢之論理氣言各不同而意則皆同從原頭言則

房山集卷之二十一
一
有所以陰陽五行之理然後能有陰陽五行之氣此
不得不先言理而後言氣從末流而言則有陰陽五
行之氣然後各具健順五常之理此不得不先言氣
而後言理也此晦翁之言有先後者也從陰陽五行
各具其理者而言其體段則理自理氣自氣雖不相
雜元不相離渾融無間有似一物氣動則理動氣靜
則理靜此栗翁之言無先後者也其所指而言時位
者不同爾晦翁豈不知無先後之意也栗翁亦豈不
知有先後之意也此其言雖不同實無害於本義矣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繫辭先道而後性中庸先性
而後道何也

未論在天在人理則體也理之流行者謂之道也一
陰一陽之者天理之流行故謂之道理之在人物則
始名謂性性亦理也自性而言之率性者性之流行
故亦謂之道也先後雖殊道之爲用一也

朱子以爲四端亦有不善者九菴以爲發之之時
其氣清明則理亦純善其氣紛雜則理亦爲其所
揜退高栗牛皆以四端爲純善者何歟

四端名目本出孟子而孟子特於七情中剔出善一

邊而言之也其言四端之純善者只依孟子之意而言之也心發而爲情四端亦發於心者則豈亦非情耶朱子仍其名目而備言善惡尤翁之言從朱子而言之非以四端之善一邊爲非也

太極既無聲臭形象濂翁描出一圓體何所據歟太極圖最上一圓非是太極之形象如此也其意不過圓而表之以爲此乃太極也又一圓而裏以白黑者以表陰陽動靜皆太極中物事也其下五行男女萬物皆莫非太極賦予之故一一圓而示之都是表而言之也不可以太極之形象疑之也

慰人疏大孝至孝取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之義耶大至二字不無輕重之義來諭所引易經云云誠得之

祝文式俱亾稱孤哀俱亾云者指偕喪而言歟尤菴居內艱時上慎齋書曰孤哀子先生旣非偕喪而稱孤哀則俱亾云者似是通稱永感未知如何父喪稱孤母喪稱哀俱亾稱孤哀者其文勢義意俱亾二字似當以并有喪看然此等處從俗亦自無妨尤菴先生之居內艱而自稱孤哀者以此也

答李仲九別紙

辛巳

心為體志為用而心是氣也則氣為志之卒徒何
歟此所謂氣非心之氣也只是體之充者故謂之
志之卒徒耶

心為體志為用體用一也何可以帥卒論也浩然之
氣謂體之充也摠一身之氣而言語類問浩然之氣
與血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
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蓋其氣配道
義而後能盛大流行始謂之浩然也心亦一氣中物
即一身血氣之精爽其使此氣配道義由義理者皆
心之為也志心也氣血氣也此謂志氣之帥者心之

氣為血氣之帥也來諭氣非心之氣以下誠得之

答李仲九 壬午

庸學序心性字之特言云者胡雲峯之語而鄙意本
來致疑焉凡序文之體必先將本文宗旨敷衍說去
大學本教人之書而其所以教人者明明德三字為
第一義德即性也觀於曾子首章之釋可知是以學
序先言教人之法而其所以為教者以為人皆有仁
義禮智之性而拘於氣質之蔽不能知而全之以明
之故惟聖人聰明睿知之心自明其德者教天下之
人使各明其德也序文之言性者實主明德之德也

屏海集卷之二十一
非經文所不言之性者於序特出而言之也中庸一書即聖人傳道之書也所傳之道始於大堯之執中中是性也子思之言天命之性即大本之性也朱子之序因程子之言極明子思傳道之意故始自執中而言之所謂人心道心舜不過以人道心精一爲執中工夫而言之也序之歷敘羣聖所傳之由而並言執中工夫者故人心道心自在其中矣此序骨子實在於名篇之中字特引執中之訓以明傳道之在此人道心之心字不過過去說元非特言者胡氏說不須言而允翁之意亦取於此者誠不敢知也

堯只言執中中天理也禹則只言執中恐其不得領會舜並舉人道心精一工夫而言之其所相傳之主意則只在於執中西山之心經有異於釋氏之本心本具性情而言故心經所言以尊德性爲終條理而釋氏之只言靈覺之心主氣言者不可比同耳

答金子順

若虛○甲戌

窮理復性乃明明德之事也凡於心性情意等名物窮其所以然之理者此明明德之始而知其善惡之萌必爲善去惡而又能密察此心之存否而常操以存之至於動靜云爲一循性命之當然則此誠意正

心修身之至善處也至善則所當止之地也即明明德之終此在大學已詳言之後學何敢贅言○氣者萬殊也精粗偏正有萬不同以大界分言之人得氣之精且正禽獸草木得氣之粗且偏精中亦有精之精粗正中亦有正之偏正粗中亦有粗之精粗偏中亦有偏之偏正其分數等位千百其差雖巧曆終季而不能數矣人雖得氣之正而聖狂賢愚以氣稟之各異而有別也禽獸草木隨類而皆然矣

父母偕喪母先葬則不虞祔待後事者禮先重後輕故也葬虞者安神之祭也題主後返魂虞安一時為急似當依報葬者報虞之義虞祭則即行而卒哭待後事畢而行之似宜但父喪未葬則喪人未澡潔何以行前葬之虞耶父母既偕喪則同時窆葬情禮甚順祖與父并喪則人家或有之事而亦不可同時而葬禮以義率祖則祖重而父輕當以祖葬為重而此則隨喪之先後而葬之父先葬則當如母先葬之禮葬即行虞而待後事卒哭似得之

答梁恭伯

學謙○辛巳

淺見以其有虛靈之性故有虛靈之心未知此語如何於心則只可謂之虛靈不昧而於性則不可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謂之虛靈不昧耶若是則橫渠何以曰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乎

來諭以明德爲性者極是但曰明德曰性者曲折不
能無少差焉性者只指心中之理而言也明德者以
此德之在虛靈分上而以明名德蓋虛靈不昧全指
心氣之光明處言也德者卽理之得於我之稱與性
字同也理則無物不在故性字德字於物皆用之而
惟人之心虛靈不昧旣曰明德則此乃人心所得之
德也雖不能不帶心氣之虛靈言之而歸重處性也
故明德二字孔子始言而曾子只以德與明命釋之

以性爲重朱子序文復其性以上乃明明德之義而
首言仁義禮智以復其性之性結之曾子朱子之意
以明德爲性則他復何言章句先言虛靈不昧次言
具衆理是以理之具於虛靈不昧者乃明德云而旣
曰明德則乃明底德也德實爲重也尤菴先生以明
德爲心性情之統稱栗谷先生之言亦然誠非不然
而以名義考之不可不謂明底德而又參以曾朱之
意則丁寧以性爲主愚敢斷之曰明德心性情摠稱
之中以性爲主云終不敢知如何也惶僭惶僭橫渠
雖以虛字當理字而章句虛靈之虛心氣也非指理

也若以虛靈爲理則虛靈之具衆理以理具理也其可乎虛靈之性云全非全非大抵虛靈二字雖或泛稱於理字虛靈本氣之稱也

意極十分誠則心亦自然正是鄙生之見而或以爲意雖十分誠亦加正心工夫然後可以心正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以己心爲嚴師卽毋自欺工夫也誠意以至於正心則不可謂意誠自至於正心也誠意正心各有層節列爲八條目豈可合爲一節事也詳玩誠意正心章下朱子說則致知與誠意誠意與正心明有界分矣

傳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此心字指體乎用乎以忿懣對心言則忿懣用也心體也心有所忿懣則當靜時體不得其正之謂也失其正處在用不在體云何以的從耶

忿懣怒也卽情也心之用也正心章諸心字皆指用處言也心之未發爲體已發爲用以中庸言之喜怒哀樂發後有和不和之可言其未發時性之中而已何可言正不正也第於忿懣等上克去有所之病則其未發時自能爲未發之中矣大學學者工夫不言未發時工夫中庸始言未發時戒懼工夫耳

答梁恭伯 甲申

牛山章好惡與人相近釋疑即人心之所同然乃仁義之良心也學謙以為良心本然之善心而即仁義之心也是體也好惡即良心之發見而心之所同然也是用也釋疑謂之人心所同然可也謂之仁義之良心則是以體言用也未知如何孟子本心云者以心之具仁義禮智之性云也盧玉溪之以明德為本心者此也從本體言也牛山章良心以仁義純善之本色因此心氣發見故謂之良心也釋疑謂人心之所同然者以仁義之性人皆同然

故人莫不有良心之意也釋疑說不須疑也

答尹汝五 聚東○戊寅

去晦日書得之戀中閣在川上時一披翫慰相思也時雨新晴學履想壹是宜可沈疴快霽清明在躬精神所到常業日覺長長地新否盤銘日新不獨知新之謂理欲存欲遏之際消長分數日驗其有新病餘涔居萬念退聽尤好於此點檢其新與否若有得者此真顏子之所樂未知高明果能彷彿於此耶四勿九容讀書講討許多下學其築底要歸惟在於此如射者之志於鵠而後中之也初學誠不可不知也

中庸疑目自冬後酬酢之繁經歲稽答頃又承一紙
示詢淡喜高明擇莠之盛意而益切衰劣因循之媿
也茲并仰答如有不合者毋憚更僕

中庸序虛靈知覺一而已小註虛靈心之體知覺
心之用此說自栗翁以下皆以爲非農巖先生云
心之虛靈知覺貫動靜兼體用虛靈之體卽知覺
之存於未發虛靈之用卽知覺之見於已發者此
說似得本意未知如何

虛靈知覺單行四字則如程氏之分體用說亦無不
可而此序中文義則不可以體用看蓋將分言人心
道心之異故先言心之本色體段以爲心是虛靈知
覺底一箇物發而爲人道心之別云栗谷之斥程氏
體用之說以此也農巖云云若單論虛靈知覺則亦
自得之矣

天字訓釋

程子曰天專言則理也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天命之
天字蓋主理而言也第此天命之性出於成湯上帝
降衷一句天旣命之云則主理之中亦帶得主宰之
意商之

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氣質在其間乎抑但有本然

耶

中字雖專指性而言言其未發時氣質則亦自在矣近或謂未發不可言氣質至謂聖人分上不得言氣質二字此其意以為言氣質則必兼善惡故為此言也然聖人之氣質謂之清粹則可也豈無氣質之可言眾人未發謂之與聖人一般可也亦何可謂氣質之不可言也此固不可不知也

十六章視不見聽不聞之時似未有氣專以理看而至體物則有氣然後有物下節則兼氣看如何視不見聽不聞謂鬼神無形與聲體物不遺謂陰陽合散皆以氣言也至於章下之分屬費隱非直以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之氣為費隱也蓋指其上面之理而言也

九經先言目次言事次言效末言實效當在下而居於中間何也

言事功與學者工夫有異為學固當先難後獲而事功則當先知其事之功效如此而後為之也此其功效之先言也

人一能之人字本指學利者言而生知安行在其
中已者指困勉者乎

厚澤集卷之二十一
以人已分言學利困勉誠然矣此皆以學者工夫而言生知安行似不在此矣

二十六章博厚先於高明下則先言天後言地承上文勢不得不先言博厚而及其細分則高明之先於博厚文勢順故如是耶末節但言天者省文而地在其中乎

以聖人則其德既博厚故發於外者自然高明學者則工夫積而至於博厚則其效亦至於高明其先言博厚誠有意矣至於今夫一節統言天地山川之全體盛大者則文勢自不得不先言天也末節則特引

文王之德之配天者而言之至此不必并言地也

二十章章句企生知安行之資下文又言困知勉行而獨不言學知利行何也

三者舉其首尾而言其不能為則其間學利之不能為者自在其中

二十一章性字指本然之性而言乎

中庸首言天命之性故不但此節六性字一篇中無言氣質之性者矣

二十三章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晚村所謂曲與誠本非二件故曲能有誠云者得之乎曲

能有誠上兼致字看然後文理似通暢如何
既曰曲能有誠則能字已有致字之意何必更言致
曲也晚村之言亦得之

十二章兩處夫婦似小異

上言夫婦之與知與能以至小而言下文夫婦則章
內言費之廣大而無實下手處故特言夫婦居室之
近以示造端之地雖同言夫婦而其義則大異矣
禮知之知似是性知仁勇之知似是行上說如何
知仁勇之知當訓識禮知之知當作智知心也智性
也有理氣之分但心之知敷施性而智之性行於心

知之上至於識飢飽寒暖則必理氣合而成箇識矣
此則皆從行上說

達道與首章達道同乎異乎上章則自性而情此
則自情而行者否

達道章句訓詁前後無異其義之同可知自發於情
者至見於云爲者皆道也來論行上說者然矣

答尹汝五

中庸十九章踐其位小註饒氏踐其位三句是述
事敬所尊是繼志之說似不是若如饒說則註當
曰皆述事繼志之意也以己意思之繼志述事不

必分言若或細分則踐其位至愛所親以繼志看
事死二句以述事看或成說耶

踐位以下摠言則章句繼志述事之意云者然矣而
細分則雙峯說亦然盛說踐位行禮奏樂三事皆歸
之繼志者不如饒說之精矣此三者當屬之事不可
屬之志也事死事亾正不是分屬摠言繼述之意也
此章註云云心雖主於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
管乎萬物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不
外於一人之心誠以心言就管攝眾理處說道以
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乎

此章言人道也即學者誠之之事心指誠之者之心
而心該夫性性即誠之無妄通書誠者聖人之本是
也學者誠之之工循此性而誠之故章句特言誠以
心言本也學者以此爲本而日用萬事循此理而自
道章句所謂道以理言用也者此也盛說管攝眾理
處說散在萬物處說云云得之精矣

二十章子曰與論語不同竊意既非君臣相對記
實之言故不下對字孫稱祖故但言子未知如何
中庸只引夫子之言以說爲政之道而已與論語記
實之文文體不同不宜言孔子對曰不必子思以孫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言之故特去孔對二字雖曾子作中庸必不言孔子對曰也

五代祖母服喪題主云云

五代祖服喪之禮曾與人答問未知與高明問答耶五代祖與五代祖母喪五代孫當服喪主祀三年題主當以五代孫名爲之此等事皆無前言俊同義起誠難質言

同五世祖者袒免云云或指同奉五代祖生存時耶

凡服逐代而降一等父之族爲期祖之族爲大功曾祖之族爲小功高祖之族爲總此親親之殺也五服盡於總而同五代祖雖無總而不忍愒然無事三日袒免禮意之厚也五代祖生存與否初不計也

出使者聞父母之喪春秋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返則似當俟其代然後奔喪未知如何此等事係關朝令當一依朝令而爲之奉命出使之人聞父母之喪則即許奔歸惟居謫之人不許奔歸故成服於謫中待赦宥而後歸即今雖重罪被謫者皆許奔歸過葬還謫今無更論矣

出繼人子孫又爲出繼則似當再降而九菴先生

以為不再降未知如何

再降則親親之誼或至於絕矣尤菴說當從之兩女皆嫁不再降兩男各出亦不再降禮也尤翁之意亦此意也

父喪中失火先世神主未能奉出則改題時以其父名為之耶抑措辭以其子名為之耶

雖小小祝文父既亾則不可以亾父之名為之况祖先題主何等典禮而以亾人之名冒書之耶不忍死其親之意用於用處何可無論輕重而一并用之乎疑解始死必用脯醢以奠云而今俗未聞行之

始死設奠即古禮餘閣之奠也鬼神無象必依於飲食人始死神魂飄揚不知所之即以餘閣之物奠之士喪禮誠有意在家禮無此奠故後世不行好禮之家或有行之者誠得之

備要襲奠圖則左醢右脯靈座圖則左脯右醢其不同何耶

備要小斂時靈座西南設奠圖即遷襲奠者也而脯之或左或右不過偶失照勘也葬前之奠當左脯右醢襲奠之右脯似誤

替大功未及聞於三年之內稅服何以為之耶

以問解稅服第三條所答通典說觀之皆以服月未盡而稅服云若三年之後則似不復服而第一條所引北齊張亮說觀之曾子所謂遠兄弟終無服之語未必是服限內追聞而當服云雖過三年已則纔聞之也親愛之服其義甚重何可不服

參勳之祖既祭於宗家而有影像畱在支孫之居於他處者則奉於別廟而祭之於春秋如何

祖先有影則奉於祠堂可矣以家禮聚萃精神之語觀之可知雖或奉於他子孫家異於先賢影堂不可立廟而別祭之也

古禮殯於西階而塗之家禮殯於堂而不塗嚴冬致凍甚爲不安塗殯固所以備火而亦足以免凍若當盛冬則依家禮殯於堂而用古禮塗之如何堂室之制古今異制勢難塗殯冬則皆成殯於室中若無廳之堂雖夏月如古禮之塗殯誠好若塗殯則啓殯時亦當如禮設奠

備要時祭出主時則無拜忌祭出主時則有拜主人以下入祠堂則自當有晨謁再拜家禮時祭出主時不言拜以此也備要忌祭於此特言拜恐有義意耶不敢知也

答鮮于恪

辛巳

程傳曰乾者天之性情本義曰乾者陽之性蓋性情云者該體用言之而本義之不言情何也傳曰天而本義曰陽亦何也天指乾之形體而言陽指乾之德而言泛言陽則羣陽皆可謂乾乎乾者健也此卦純陽故首言陽以示羣陽之性皆健乎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氣者陰與陽也因陰陽而有天地之名焉性理也情者性之乘氣流行也性體而情用言性則情包在其中天非不是陽也而推本而言則當先言陽也乾非不是摠性情而以其體段而

言之則當先言性而包看情也傳與本義皆發明乾字之義而亦當主本義說似得矣陽氣也來諭謂乾之德者恐不然乾卦純陽而首言於易故於此特言陽之德之健矣諸卦之陽何莫非其德之健耶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傳曰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本義曰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蓋乾道爲首萬物資始而若不爲首則誰爲資始之首乎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爲天下先則凶乾道不可爲首則人君體

乾而為始亦不可為首耶

易主卜筮之書而卜必主變爻而占之義文皆不及言此周公於乾坤卦特言用九用六以示占用變者之義也此亦傳則只言純剛之不可為首之義本義始言陽變為陰之義而又引春秋傳得乾之坤以言從變卦意本義之言備矣亦當從之以剛用剛則為陽剛之過故程子之言如此也豈謂乾道不可為資始之意也孔子在上不驕朱子謙恭卑順不可為天下先者皆无首之義也

答洪鎮漢 辛丑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此志有定耶理有定耶下文皆言能而此獨言有何義

章句雖單言志定底而或問謂能知所止則理既有定無以動其心蓋知既至則方寸之內已見得到事物之定理而吾之志實有定向新安陳氏所謂合理定志定說其義方備者似不可易也知與定有工夫功效之別故特着有字而定靜以下無甚等分故一例着能字耶

答李百秋 甲辰

追後造主及改造神主祝辭

豈有葬而不成主者耶如此者可謂不成葬矣第追後成主則不可昧然無告由之辭以爲形歸窀穸魂則飄揚神主卽成於焉歸藏先人有制情文實當葬不成主禮固未遑奄己歲周幾增慟傷茲用古典謹此追成伏惟尊靈是依是憑謹以云云神主有火災而更造則其告辭以爲罪戾深重禍及祠宇震驚尊靈慟疚曷諭茲更成主謹備禮儀伏惟尊靈是憑是依謹以後同兩段告辭大體如此似無妨而亦在臨時裁量之如何題主祝雖無謹以後云云葬時則蓋以急於返虞未暇設奠之故而此則乃告由之禮不

可無酒果末段當有謹以云云之語矣

大小祥追行則祝辭因用及改述

大小祥有故追行則祥祭前一日告由於几筵之語似穩俊鄙人於先人祥事因 國葬退行其時亦前一日告由而祭時一用祥祝矣未知無大悖禮否耶

答權柔 丙午

復婦人稱字而近世婦女無作字之事何以爲之婦人無字則當以常時所稱呼之設或有字古今異宜今世則婢僕似不宜呼其字也

禮大夫有月半奠嶺中士人并行朔望恐失禮意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禮大夫只得設月半奠士則僭也實非禮經所許好禮之家情雖無窮津禮勿設誠好矣但朱子於祝夫人之喪在寒泉墳菴朔望來奠於几筵其時先生秩未及大夫而猶設望奠則今俗之并設亦無害義只當依沙溪先生說差減設奠爲得未知如何

答趙景耀

日瑞○己酉

禫不計閏否閏月行禫無害於禮意耶

朱子謂祥後俊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徒月樂之說爲順今從鄭氏說雖是從厚然未爲當蓋王說則以中月謂祥月之中矣今以朱夫子此說觀

之間一月猶以爲未當况值閏月而間二月者耶家禮雖蒙上文有不計閏之言不但朱子本意不如此禮意恐終不如是矣鄭氏以月數者數閏以季數者不數閏者誠似不易之論矣今既計閏則閏月行禫似不必疑也禫是計月之祭與時忌正祭事體不同

答趙景耀

字酉

露頂槐風正起聽蟬之思華翰忽當此際披審同人一般意也執書南翹慰不可已竊居之歎不覺慨念懷寶之士竄而在野自憂世者言之真可憂若自身則憂之奈何陋巷之樂元非樂簞瓢也實有其樂吾

輩雖欲樂之而無其可樂者何惟其無可樂故憂在彼矣是知無可樂正吾憂也須擴討其可樂者忘其無益之憂也朴君聞亦聯寓近日實業如何令胤久離可念

答李正倫 己酉

父在母喪未練喪人亾其子當代服其喪耶若代服則當在何時耶

沙溪先生則以為喪在葬前於葬時受服喪在葬後則當於小祥受服蓋用通典說也尤菴寒水兩先生則以為本喪雖重承重亦重當於其父喪成服日即

受所承重之服兩說如此後學固難去取而鄙意於諸友講問時每主下說果未知如何也

紹賢書院西牆外有別廟祀鄉賢朴正郎汝龍趙佐郎光珪其享儀節目當如何

公州孔巖書院祀朱子及沙溪尤菴諸先生而傍立別廟以祀徐孤青起星州川谷書院祀伊川朱子以寒暄先生配之又立別祠祀鄉賢李公兆年此兩院誠可以取則於今日矣訪問而酌津則似好矣第太學與書院院與鄉祠其體既有等截享儀亦當有隆殺矣况今鄉賢祠又在於大院之傍則豈可無壓尊

之義乎五禮儀太學則用八邊八豆書院則用四邊四豆以此推之則當用二邊二豆以存漸殺之意矣既在牆外不可昧然無祝依影堂一獻行祝之例則似亦有據而幣則一獻之地不必並設未知院中僉賢以爲如何須博訪而不至欠闕也

答李台一

乙卯

先人有子四人第二出系宗家第三出系叔父第四出系堂叔而不幸伯兄無子夭折先人喪後當爲立後而出後宗家者不可論後於叔父者雖不禮斜已服所後斬後於堂叔者雖無服喪之事既

經禮斜三者皆難還宗若欲權處輕重何在

此係人家大事何敢輕議耶第出後而未成斜則此未及告君也雖私自與受實不成爲後也前日之服斬既違於禮法今日之不服斬尤大失矣蓋莫重莫大者父子之倫割絕生我之恩而爲後於他人成此莫重莫大之倫者必兩相授受日月以告君然後稱父子而服斬此華陽正論也鄙意以爲有出繼而未成斜之子則不待還宗而實則自在矣即當以追喪之意告由於筵几即服斬衰似不可已幸須博詢於知禮而處之也出後宗家者固不可論而一爲同氣

之後一爲同堂之後同氣則已死同堂則尚無恙捨
同堂之無恙還同氣之已亾者揆之幽明情理誠甚
慘矣然成斜與不成斜此大關根無可容私意於其
間未知如何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

